



1937-1968

From 1937 to 1968

信仰的力量

——我父亲的「潜伏」生涯

◎ 祁葆珠 著

父亲用他一生的行为彰显了对党的忠诚。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谨以此文表达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信仰的力量

——我父亲的“潜伏”生涯

祁葆珠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信仰的力量:我父亲的“潜伏”生涯 / 祁葆珠著. —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5350-6788-3

I . ①信… II . ①祁… III .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1999 号

策 划 黄天奇
责任编辑 郑 颖
美术编辑 韩弘楠
责任校对 李培勇
 黄艳芳
责任发行 贾伍民
责任印制 邢宏洲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7.25 印张

字 数 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出身贫寒，走上革命道路 001

奔赴延安，信念更加坚定 033

服从命令，开始潜伏生涯 047

忍辱负重，和平环境下甘当“无名英雄” 068

无私奉献，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再立新功 083

后记 090

出身贫寒，走上革命道路

我家祖籍天津市，父亲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17年4月出生在天津市侯家后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爷爷（宋庆云）、奶奶（宋靳氏）共有七男二女，父亲排行老六，全家靠爷爷做木工活、卖水果、干苦力维持生计。我奶奶的娘家姓靳，当年在天津是很富有的人家，她的哥哥靳维郁是当年天津卫有名的“新八大家”之一范竹斋的妹夫。当年，范家和靳家都住在天津的东北角海河北狮子林桥附近的关帝庙下坡，他们都是吃苦耐劳的城市贫民百姓，范家以挑担走街串巷卖饺子为业，靳家开个小粮店做点小买卖，两家关系甚好。后来，两家靠辛勤劳动，经营有方，逐渐富裕起来。他们便从关帝庙的贫民区搬到海河南城里的城隍庙鼓楼附近，靳宅和范宅距离很近。范家住在城隍庙南头一条胡同里，靳家住在城隍庙东的桥子东。靳家有一个宅院，范家有两个宅院。后来，靳、范两家结为亲家。范家女儿嫁给靳家儿子靳维郁为妻（靳范氏）。范竹斋老先生（1869—1949）多年独资或合资经营棉纱，被称为天津“纱布业八大家”之一。范老曾任北洋纱厂经理，并受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之聘，任东方汇理银行华账房

第五任经理。我奶奶宋靳氏性格刚强，很有骨气，再困难也不去求人。用她的坚强和勤劳支撑着这个贫穷的家。奶奶勤劳善良，聪慧漂亮，她的美貌当年盖了天津侯家后。奶奶勤俭持家，严教子女。听爸爸说，当年他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学校是贫民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那时，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家里穷没钱买，奶奶就用面口袋染上蓝色，做成校服。她常常教育爸爸说咱们人穷志不短，咱和他们比学习。爸爸高高兴兴穿上奶奶一针一线为他缝制的校服。爸说他每天晚上和奶奶围坐在家里仅有的一盏小油灯下，奶奶做针线活，他认真做作业，每当抬头看到奶奶为这个家辛勤操劳双鬓长出缕缕白发时，心里阵阵酸痛，泪珠落在作业本上。爸爸很争气，在学校他学习成绩门门第一。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奶奶亲手做的校服叠得板板正正，倍加爱惜。爸爸小时候很懂事，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想着家里还有没有做饭的米面，时常捡些路边的小劈柴棒和废纸回家让奶奶烧火做饭用。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02年他将原驻保定的总督衙门移往天津，将海河北岸原淮军的海防公所改为直隶总督衙门。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方便来往京津两地，迁天津新址后，在河北种植园南侧，袁世凯修建了新车站，俗称“北站”。1903年车站建成，又修了一条从新车站直达衙署的大马路，命名“大经路”。194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多次来津经过此路，改名“中山路”。为了与河对岸沟通，1903年将原来的窑洼木浮桥，改建成双叶承梁式钢架桥，因是钢结构，故称“金钢桥”。后经数次改建，如今，坐落于中山路南端、横跨海河的金钢桥，是天津市内重要的交通桥梁之一，

已成为海河上壮丽的景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生存，爷爷常带着未成年的大伯、二伯在洋行干苦力，他们也曾在改建金刚桥时干过活。当时两位伯父因为年纪小，家里又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久就先后得了痨病（肺结核）因没钱医治而相继离世。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姑姑在家做手工活补贴家用，她们没日没夜拼命地赶活，先后也都感染上痨病，家里一贫如洗，连糊口都十分艰难，哪里有钱治病，一年之内，她们也先后离开了人世。短短两年间，眼睁睁看着四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儿女因为贫病交加而离去。一次又一次致命的打击使得我那坚强而苦命的奶奶终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在思念儿女的极度悲伤中一病不起，不久便撒下最让她牵肠挂肚的我父亲和七叔含泪而去。不久，爷爷也因承受不住这接连的巨大灾难而积劳成疾离开人世。父亲15岁就父母双亡，又经历了四位哥哥姐姐的逝去。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让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了仇恨。为了生计，1931年他随在道清铁路当工人的三哥来到了河南焦作。

道清铁路是我国较早的铁路线之一，也是河南省境内第一条铁路，1907年3月3日正式全线通车。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意大利人罗莎第以代理牧师身份，打着调查“中日战后情形”的旗号来到中国，发现了焦作这块蕴藏着优质无烟煤的宝地（焦作无烟煤被英国女王称为“香砵”，选作皇家专用）。罗莎第返回欧洲后，1897年3月在英国伦敦坎农街10号按照英国法律注册了英意联合公司福公司，随后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由英国驻沪总领事詹美森任总董，策划掠夺焦作的煤炭资源。他们采用施

加压力、玩弄经济手段等方式，迫使清政府就范，并通过河南巡抚刘鹗做福公司买办，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务。1898年3月27日，由光绪皇帝钦准，清政府总理衙门与福公司签订了《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运输各色矿产章程》合同九款，1902年7月20日，福公司在未经清政府正式签约批准的情况下，公然开工修筑道口三里湾码头至焦作矿区的铁路。该年年底才与清政府议定道（当时浚县道口镇，今滑县道口镇）泽（当时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市）铁路章程。次年，清政府允许福公司修建“道泽铁路”的道口至清化（当时河内县清化镇，今博爱县清化镇）一段线路。

与道清铁路开工的同时，福公司便在它的煤矿南边1公里的地方租用了12万平方米土地，修建铁路机修厂（当时为河南省最大的现代机修工厂）和其他铁路设施，从中划出2万平方米（今焦作市道清学校所在地）组建道清铁路管理局。当年英国福公司构建道清铁路管理局时购买中国土地还立有界碑，上面用汉字刻写：“福公司界石”。

此时，道清铁路工程远未告竣，而所开矿井因水大仍未出煤，英国福公司资金短缺，加之担心筑路养路费用无着落，为转嫁困难，便让英驻华大使照会清外交部，欲将该铁路卖给清政府。11月，清政府委派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候选知府詹天佑前来勘察铁路，查对账目、察看工程，对已建线路及车辆等设备最后核价61.46万英镑，比英国福公司索要的75万英镑卖价少了13.54万英镑。

由于山西人民坚决反对，道清铁路往泽州方向不能施工，转往河内清化镇。1907年1月20日，柏山至清化镇段竣工，工期5个月又20天，道泽铁路更名为“道清铁路”。

3月3日道清铁路柏山至清化镇通车，即道清铁路全线通车，当天举行道清铁路通车仪式后由道口开出了第一列特别快车。

道清铁路横跨浚县、滑县、汲县、新乡、获嘉、修武、河内7县，全长150.446公里，此时，道清铁路监督局办公大院已建成，4月，道清铁路监督局全部人员由道口三里湾处移至焦作办公。焦作车站开办货运业务，以运送煤炭为主。当年，焦作路矿学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这是外国公司提供经费在我国创办的第一所铁路矿业大学，也是河南最早建立的一所现代高等学校。

该年（宣统元年）4月，道清铁路在焦作开办道清铁路工匠夜学所，这是我国第一所职工学校。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道清铁路奉命改为“中华民国”国有铁路道清线。

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李大钊委派共产党员童昌荣为道清铁路特派员，常驻焦作，指导道清铁路的工人运动。8月，焦作铁路全体工人组织了“道清工人俱乐部”。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同日晚8时许，道清铁路工会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工人在共产党人贺道培及工会领导下，组成工人纠察队，并发布命令，征发车辆，并一度占领道清铁路管理局办公大楼，使道清铁路陷于瘫痪。这次罢工虽遭挫折，但坚持“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当时的道清铁路局局长办公楼遗址，到1996年才被拆除。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共产党人罗思危受中共中央河南特派员王若飞的指派来到焦作，在焦作扶轮小学召开工人积极分子会议，

决定组织焦作路矿罢工。12日，发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随即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

焦作路矿工人罢工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在当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称赞焦作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

1927年，道清铁路英籍人员全部撤离。道清铁路监督局改为管理局，由中国人全部接管。1928年4月，焦作铁路职工医院成立，铁路工人浴池及道清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等也相继建立，是焦作市最早的公共浴池和消费合作社；同年，焦作道清铁路公园建成，为焦作市最早的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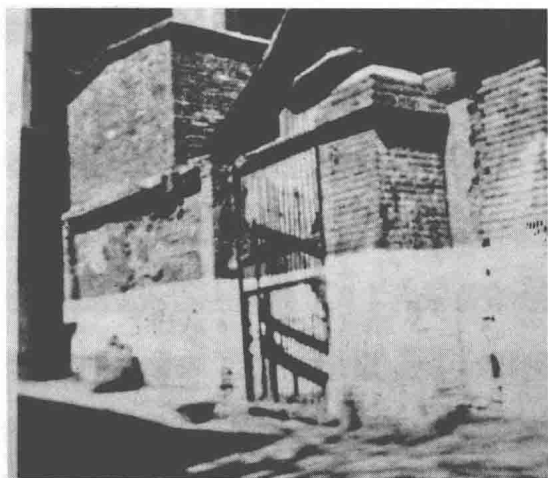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中原大战即将爆发，当时内战频仍，道清铁路的车辆绝大部分拨归军用，商运几陷停顿。后又因道清铁路和煤矿方面关系紧张，双方的发展都受到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派地质学家、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以整理专员之职亲来焦作，在一年多的任职期间，扩大道清铁路运量，亲自到北京商请京绥铁路局将多余车辆廉价租赁给道清铁路，使道清铁路收入迅速增加。同年12月5日，南京政府铁道部撤销道清铁路管理局，道清铁路改为平汉线支线。

父亲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到焦作。并于1932年进入焦作扶轮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始建于1923年9月，是北洋政府交通部创办的高级小学。1927年由道清铁路局接管，更名为“道清铁路职工子弟学校”。1933年暑假后，国民党左派人士韩秩吾到扶轮小学任校长，

一扫焦作教育界的沉闷空气。韩秩吾是河南修武县磨石坡人，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豫北特派员，1929年因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离家谋生，在北平阅读了马列主义有关书籍后，思想陡转，毅然返回焦作，服务桑梓。在任扶轮小学校长期间，他聘请进步教师，允许思想争论，针砭时弊，支持并暗中保护进步人士。一些共产党员如杨乃峰、李萍等先后被聘到扶轮小学任教，利用三尺讲台和办墙报等形式，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并在教师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成立了有四五十人参加的文艺研究会，作为学生公开团体，组建童子军，维护学校秩序，使扶轮小学成为焦作当时的红色堡垒。我父亲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勤奋刻苦，成绩优秀，品德又好，有两位老师对他特别关爱。这两位老师一位叫李导民（新中国成立后任新乡市铁一中校长），一位叫杨洗尘，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杨洗尘老师给同学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雪”。有的同学写道：“啊！雪是银白色的世界！”有的同学写道：“大雪让庄稼盖上了棉被，来年我们就能吃上白馒头。”都是赞美雪的。而我父亲却写道：“大雪过后，不知又有多少穷人无家可归，冻死饿死在街头，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借雪来痛骂不平等的黑暗社会。“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及镇压人民、屠杀共产党员的行为极其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背着斗笠在日头下走（故意把“太阳”写成“日头”），日头照得我头昏脑涨。于是我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我抗日。”父亲说，如果被捕，我就指着太阳说我抗的是这个日。父

亲鲜明的抗日立场，被李导民和杨洗尘两位老师看中，根据父亲的表现，负责辅导学生自治会的杨洗尘老师 1933 年介绍他加入了 CP（青年团），并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父亲接受革命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到焦作后住在其姑母家，他表兄是一位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焦作铁路矿业大学的学生，1927 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表兄留下不少革命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还有许多宣扬革命的日记及手稿。每天晚上父亲在油灯下都要读到深夜，父亲就是从这里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为他以后投身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在学校，父亲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组织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父亲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跑步到学校，先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再开始读书。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常常都是年级第一名。父亲遇事沉着冷静，办事公道，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同学之间有了矛盾都找他帮助解决。当时，父亲有六个同学非常要好，他们



1934 年，焦作扶轮小学

他们是陈学义、刘德新、郑法恺、李德铭、凌振汗、宋长富。李德铭叔叔是当年焦作扶轮小学这个“六君子”中唯一健在的，现已 97 岁高龄。他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在学校他的小楷写得最好，现住开封，是河南省著名的书法家。三年前我找到

他，当得知我父亲传奇经历后，老人家眼含热泪、激动不已，他感慨挥笔作诗一首，以表达对少年同窗深深的怀念之情：

先生高怀似冰清，气若幽兰势若松；一片丹心报国家，数页青史留芳踪；天降大才还大用，香岛风云细经营；肩负重任入虎穴，刺密力抵下百城；万击千磨铁打汉，两袖清风一世功；津门自古有志士，国有英雄号无名！

李德铭叔叔回忆说，在学校除了他们六个要好的同学外，还有一个小集团经常无事生非，好找他们六人的麻烦。有一天，双方在球场上发生了矛盾，各不相让，要打群架。这事被老师知道了，马上召集家长和学生开会，老师批评教育了故意制造矛盾的那个小集团。这时，我父亲发言表态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学们要精诚团结，发奋学习，报效国家！”他的发言受到同学和家长的一致好评。李叔叔告诉我：“你父亲在学校学习好、威信高、办事稳健、善于思考，处理事情公平合理，学生之间甚至家长之间有矛盾也找他解决，我小楷写得好，他仿宋体写得好，老师们都让他刻蜡版。”他们六个同学，放学后经常到地下党李导民、杨洗尘老师的办公室开会，老师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父亲常对我们说：“是地下党老师用党费供我上学，我必须学习好，才能有威信，才能组织带领全校的学生运动，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934年，在党组织的资助下，父亲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焦作扶轮中学，并被选为学校学生救国会委员。因家庭贫困，都是李导民等地下党老师用党费资助他读书。李老师是东北延吉人，1934年由韩秩吾推

荐到扶轮中学任语文教师，课堂上，他结合文学的社会功能，宣传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根据自身在东北的感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课后，他总是和学生促膝谈心，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循循善诱，使学生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而推动扶轮中学反蒋活动的开展。在李导民老师的引领下，我父亲按照党的指示团结进步同学，组织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那时候，焦作地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在革命的氛围中迅速提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校园里救亡歌声不断，抗日反蒋高潮迭起。焦作扶轮中学的文艺晚会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救亡三部曲》等节目，观众很多，台上声泪俱下，台下义愤填膺。事后，有一个班学生要求停课下乡宣传，因未获校方批准，集体绝食。有的班利用课余时间下乡下矿进行宣传。我父亲领导的学生自治会自办校刊，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学生中还流传着毛泽东文章节录和宣传共产党有关方针政策的手抄本，反蒋氛围非常浓厚。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推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亡国阴霾笼罩华北，半壁江山岌岌可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1月13日、28日，又连续发表两个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政见和利益有何冲突，都要求同存异，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家卫国，这些宣言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12月9日，北平数千爱国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游行，掀起

了规模空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焦作，郁结在焦作学生中的抗日怒火，顿时燃烧起来。12月16日，焦作工学院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成立学生救国会，并与河南大学等校联络，筹建河南省学生救亡组织。12月22日，学生救国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致电宋哲元要求保障爱国运动、致电慰问北平受伤学生、23日罢课、举行全市学生集中游行等5项决议。23日上午，焦作各中小学数千人，还有铁路、煤矿工人和市民一起，冒着严寒，擎着大旗，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中山公园，按照地下党指示，我父亲也组织学校进步同学参加了这次集会。学生们纷纷上台演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会议决议成立焦作市学生联合会，并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请求政府取消华北伪组织；保障学生爱国运动；惩罚残杀北平爱国青年的祸首；请求政府公布抗日救国大计，保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要求言论与集会结社的自由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时，我父亲带着他的同学们走在最前面，他高举红旗，带头喊口号，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听三伯父说，当时我父亲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领喊口号，当喊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两眼冒火光，声音都嘶哑了。他带领全校进步学生迎着反动派的水龙头冲在最前面，面对敌人的枪口，他面不改色、毫不畏惧，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当时的焦作天寒地冻，父亲衣着单薄，饥寒交迫，又被反动派用水龙头冲浇，冰冷刺骨。但父亲说，李导民和杨洗尘二位地下党老师就在他旁

边，全校同学都看着他，他一点也不怕，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带头高呼口号，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12月24日，焦作学生请愿团经平汉、陇海、津浦铁路前往南京，焦作各界人士和学生到车站列队欢送。在新乡万余名群众欢迎会和郑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的欢迎会上，请愿团代表发表演讲，号召大家团结抗日，并参加了新乡万余名群众的示威游行。请愿团25日抵达开封，“省立高中、女师、联合、东岳四校学生百余人在站台整队等候。”（《河南民报》1935年12月26日）一路上各地学生和民众对请愿团的爱国之举均表示崇高的敬意，自发购买食品相送，铁路员工千方百计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分组送学生上车，但国民党河南省第四专员公署秘书长、教育局长、河南省第一专员公署专员等却层层劝阻。车到徐州，蒋介石下令徐州警备司令部阻挠，提出学生应发奋读书，不可干预国事，请愿团据理反驳，双方僵持不下，警备司令部以列车停运相威胁。为不影响其他乘客，请愿团毅然决定徒步南下。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同学们手拉手向南疾进。大家外衣浸透，内衣汗湿，有人发烧，有人腿肿，但没有一人掉队。半夜行至三铺车站，因过度寒冷疲困，无法继续徒步，为乘车南下，请愿团不得不卧轨中断交通。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等极力相劝下，请愿团接受了政府代表意见，同意28日同政府官员回徐州协商。

在徐州，请愿团分组深入社会各阶层广泛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卖国，反对冀东伪组织，并与南京教育部代表和徐州警备司令部代表谈判。谈判中，对方出示蒋介石电报：对学生请愿的“爱国热诚，曷胜佩慰”，

并宣示外交方针，以期同心努力，共赴国难，要求学生“万勿跋涉途荒废学业”“务必即日安心返校”。南京的教育部督学力劝请愿团回河南，同开封卧轨请愿学生共同协商。29日下午，请愿团与国民政府要员同车到达开封。由于南京政府代表对学生爱国热情一再表示赞赏，宣称决不辜负大家的希望，要求学生返校待命报国，并表示愿将河南学联提出的条件带回南京。河南学联和请愿团认为，响应目前“一二·九”运动，扩大抗日宣传的目的已经达到，斗争暂时告一段落。12月31日，请愿团返回焦作，但国民党当局害怕学生闹事，取消了期末考试，提前放假。

这次学生请愿，是焦作学生运动史上的壮举，其爱国热情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焦作铁路工人分组护送学生上车，在三铺车站，工人、农民纷纷开门迎接请愿团，家家户户烧火做饭，为学生烘烤湿衣，站长还拿出两袋白面供学生食用，并提供过往列车信息。中福公司总经理孙越崎先生非常同情和支持学生，表示愿意承担请愿团在徐州暂住的全部费用。连国民党徐州警备司令也不得不表示：完全支持同学们的行动，我如果不抗日，同学们可以枪毙我。抗日之举，人心所向；抗日洪流，不可阻挡。这次焦作学生请愿，启迪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学生们在实践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不少有志青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而请愿回到焦作的第二天一大早，我父亲来到学校，发现他的日记被人翻过，父亲说学生中也有特务，是他们偷看了他的日记。地下党杨洗尘老师找到我父亲，让他赶快离开焦作，说特务带着警察马上